





## 第五十二回

悟空大鬧金蟾洞

如來暗示主人公

話說孫大聖得了金箍棒，打出門前，跳上高峯，對衆神滿心歡喜。李天王道：『你這場如何？』行者道：『老孫變化，進他洞去，那怪物越發唱唱舞舞的，吃得勝酒哩，更不會打聽得他的寶貝在那裏。我轉他後面，忽聽得馬叫龍吟，知是火部之物。東壁廂靠着我的金箍棒，是老孫拿在手中，一路打將出來也。』衆神道：『你的寶貝得了，我們的寶貝何時到手？』行者道：『不難！不難！我有了這根鐵棒，不管怎的，也要打倒他，取寶貝還你。』

正講處，只聽得那山坡下鑼鼓齊鳴，喊聲振地。原來是咒大王帥衆精靈來趕行者。行者見了，叫道：『好好好！正合吾意！列位請坐，待老孫再去捉他。』

好大聖舉鐵棒劈面迎來，喝道：『潑魔那裏去看棍！』那怪使鎗支住，罵道：『你這猴頭！

你怎麼白晝劫吾物件？』行者道：『我把你這個不知死的孽畜，你倒弄圈套白晝搶奪我物，那件兒是你的？不要走！吃老爺一棍！』那怪物輪鎗隔架。這一場好戰！——

大聖施威猛，妖魔不順柔。兩家齊鬪勇，那個肯干休？這一個鐵棒如龍尾，那一個

長鎗似蟒頭。這一個棒來解數如風響，那一個鎗架雄威似水流。只見那彩霧朦

朦山嶺暗，祥雲靉靆樹林愁。滿空飛鳥皆停翅，四野狼蟲盡縮頭。那陣上小妖呷

噉，這壁廂行者抖擻。一條鐵棒無人敵，打遍西方萬里遊。那桿長鎗真對手，永鎮

金峴稱上籌。相遇這場無好散，不見高低誓不休。

那魔王與孫大聖戰經三個時辰，不分勝敗，早又見天色將晚。妖魔支着長鎗道：『悟空，你住了。天昏地暗，不是個賭鬪之時，且各歇息歇息，明朝再與你比迸。』行者罵道：『潑畜！你老孫的與頭纔來，管甚麼天晚！是必與你定個輸贏！』那怪物喝一聲，虛幌一鎗，逃了性命。帥羣妖收轉干戈，入洞中，將門緊緊閉了。這大聖拽棍方回。天神在峯頭賀喜，都道：『是有能有力的大齊天，無量無邊的真本事！』行者笑道：『承過獎，承過獎！』李天王近前道：『此言

實非褒獎，真是一條好漢子！這一陣也不亞當時瞞地網罩天羅也！」

行者道：「且休題風話。那妖魔被老孫打了這一場，必然疲倦。我也說不得辛苦，你們都放懷坐坐，等我再進洞去打聽他的圈子，務要偷了他的，捉住那怪，尋取兵器，奉還汝等歸天。」太子道：「今已天晚，不若安眠一宿，明早去罷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小郎不知世事！那見做賊的好白日裏下手？似這等掏摸的，必須夜去夜來，不知不覺，纔是買賣哩。」火德與雷公道：「三太子休言。這件事我們不知。大聖是個慣家熟套，須教他趁此時候，一則魔頭困倦，二來夜黑無防，就請快去快去！」

好大聖，笑嘻嘻的，將鐵

了，跳下高峯，又至洞口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促織兒。真個

嘴硬鬚長皮黑，眼明爪腳丫叉。風清月明叫牆涯，夜靜如同人話。

泣露淒涼景色，聲音斷續堪誇。客應旅思怕聞他，偏在空階牀下。

蹬開大腿，三五跳，跳到門邊，自門縫裏鑽將進去，蹲在那壁根下，迎着裏面燈光，仔細觀看，只見那大小羣妖，一個個狼餐虎嘍，正都吃東西哩。行者撲撲鏗鏗的叫了一遍。少時間，收

了家伙，又都去安排窩鋪，各各安身。約摸有一更時分，行者纔到他後邊房裏，只聽那老魔傳令，教各門上小的醒睡，恐孫悟空又變甚麼，私入家偷盜。又有些該班坐夜的，得得托托，梆鈴齊響。

這大聖越好事，鑽入房門，見有一架石牀，左右列幾個抹粉搽胭的山精樹鬼，展鋪蓋，伏侍老魔，脫脚的脫脚，解衣的解衣。只見那魔王寬了衣服，左肱膊上，白森森的套着那個圈子。原來像一個連珠錫頭模樣。你看他更不取下，轉往上摸了兩摸，緊緊的勒在肱膊上，方纔睡下。行者見了，將身又變，變作一個黃皮蚺蛇，跳上石牀，鑽入被裏，爬在那怪的肱膊上，着實一口，叮的那怪翻身罵道：「這些少打的奴才！被也不抖，牀也不拂，不知甚麼東西，咬了我這一下！」他却把圈子又擡上兩擡，依然睡下。行者爬上那圈子，又咬一口，那怪睡不得，又翻過身來道：「刺闖殺我也！」

行者見他關防得緊，寶貝又隨身，不肯除下，料偷他的不得，跳下牀來，還變做促織兒，出了房門，竟至後面，又聽得龍吟馬嘶。原來那層門緊鎖，火龍，火馬，都吊在裏面，行者現了原身，

走近門前，使個解鎖法，念動呪語，用手一抹，扞扞一聲，那鎖雙鎖俱就脫落；推開門，闖將進去觀看，原來那裏面被火器照得明晃晃的，如白日一般。忽見東西兩邊斜靠着幾件兵器，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，并那火德的火弓，火箭等物。

行者映火光，週圍看了一遍，又見那門背後一張石桌子上有一個篋絲盤兒，放着一把毫毛。大聖滿心歡喜，將毫毛拿起來，呵了兩口熱氣，叫聲「變！」即變作三五十個小猴；教他都拿了刀，劍，杵，索，菱輪，及弓，箭，鎗，車，葫蘆，火鴉，火鼠，火馬，一應套去之物，勝了火龍，縱起火勢，從裏邊往外燒來。只聽得烘烘熾熾，扑扑兵兵，好便似咋雷連炮之聲。慌得那些大小妖精，夢查查的抱着被，朦着頭，喊的喊，哭的哭，一個個走頭無路，被這火燒死大半。美猴王得勝回來，只好有三更時候。

却說那高峯上，李天王衆位，忽見火光幌亮，一擁前來，見行者騎着龍，喝喝呼呼，縱着小猴，徑上峯頭，厲聲高叫道：『來收兵器來收兵器！』火德與哪吒答應一聲，這行者將身一抖，

那把毫毛復上身來。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，火德星君着衆火部收了火龍等物，都笑吟吟讚賀行者不題。

却說那金魄洞裏火焰紛紛，謊得個兇大王魂不附體，急欠身開了房門，雙手拿着圈子，東推東火滅，西推西火消，滿空中冒煙突火，執着寶貝跑了一遍，四下裏煙火俱熄，急忙收救羣妖，已此燒殺大半，男男女女，收不上百十餘丁；又查看藏兵之內，各件皆無；又去後面看處，見八戒沙僧與長老還細住未解，白龍馬還在槽上，行李擔亦在屋裏。妖魔遂恨道：「不知是那小妖不仔細，失了火，致令如此！」旁有近侍的告道：「大王，這火不干本家之事，多是個偷營劫寨之賊，放了那火部之物，盜了神兵去也。」

老魔方然少悟道：「沒有別人，斷乎是孫悟空那賊怪道我臨睡時不得安穩，想是那賊猴變化進來，在我這脰膊叮了兩口。一定是要偷我的寶貝，見我摸勒得緊，不能下手，故此盜了兵器，縱着火龍，放此狠毒之心，意欲燒殺我也！」賊猴啊！你枉使機關，不知我的本事！我



但帶了這件寶貝，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，赴火池而不能焚哩！這番若拿住那賊，只把刮了點屎，方趁我心！」

說着話，懊惱多時，不覺的鷄鳴天曉。那高峯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，對行者道：『大聖，天色已明，不須怠慢。我們趁那妖魔挫了銳氣，與火部等扶助你，再去力戰，庶幾這次可擒拿也。』行者笑道：『說得有理。我們齊了心，耍子兒去耶！』一個個抖擻威風，喜弄武藝，竟至洞口。行者叫道：『潑魔，出來與老孫打者！』原來那裏兩扇石門被火氣化成灰燼，門裏邊有幾個小妖，正然掃地撮灰。忽見衆聖齊來，慌得丟了掃帚，撇下灰耙，跑入裏面，又報道：『孫悟空領着許多天神，又在門外罵戰哩！』

那怪聞報，大驚，挖迸迸，鋼牙咬響；滴溜溜，環眼睜圓；挺着長鎗，帶了寶貝，走出門來，潑口亂罵道：『我把你這個偷營放火的賊猴！你有多大手段，敢這等藐視我也？』行者笑臉兒罵道：『潑怪物！你要知我的手段，且上前來，我說與你聽——』

『自小生來手段強，乾坤萬里有名揚。當時顯悟修仙道，昔日傳來不老方。立志

拜投方寸地，虔心參見聖人鄉。學成變化無量法，宇宙長空任我狂。閑在山前將虎伏，悶來海內把龍降。祖居花果稱王位，水簾洞裏逞剛強。幾番有意圖天界，數次無知奪上方。御賜齊天名大聖，勅封又贈美猴王。只因宴設蟠桃會，無簡相邀我性剛。暗闖瑤池偷玉液，私行竇閣飲瓊漿。龍肝鳳髓曾偷吃，百味珍饈我竊嘗。千載蟠桃隨受用，萬年丹藥任充腸。天宮異物般般取，聖府奇珍件件藏。

『玉帝訪知吾手段，即發天兵擺戰場。九曜惡星遭我貶，五方兇宿被吾傷。普天神將皆無敵，十萬雄師不敢當。威逼玉皇傳旨意，灌江小聖把兵揚。相持七十單三變，各弄精神個個強。南海觀音來助戰，淨瓶楊柳也相幫。老君又使金剛套，把我擒拿到上方。綁見玉皇張大帝，曹官拷較罪該當。即差大力開刀斬，刀砍頭皮火焰光。百計千方弄不死，將吾押赴老君堂。六丁神火爐中煉，煉得渾身硬似鋼。七七數完開鼎看，我身跳出又兇張。諸神閉戶無遮擋，衆聖商量把佛央。』

『其實如來多法力，果然智慧廣無量。手中賭賽翻筋斗，將山壓我不能強。玉皇

纔設安天會，西域方稱極樂場。壓困老孫五百載，一些茶飯不曾嘗。嘗得金蟬長，老臨凡世，東土差他拜佛鄉。欲求真經回上國，大唐帝主度先亡。觀音勸我皈依，善秉教，迎持不放狂。解脫高山根下難，如今西去取經章。潑魔休弄璋，狐智還我。

唐僧拜法王

那怪聞言，指着行者道：『你原來是個偷天的大賊！不要走！吃吾一鎗！』這大聖使棒來迎。兩個正自相持，這壁廂哪吒太子生噴，火德星君發狠，即將那六件神兵，火部等物，望妖魔身上拋來。孫大聖更加雄勢，一邊又雷公使搨，天王舉刀，不分上下，一擁齊來。那魔頭巍巍冷笑，袖子中暗暗將寶貝取出，撒手拋起空中，叫聲『着！』唵喇的一下，把六件神兵，火部等物，雷公搨，天王刀，行者棒，盡淨又都撈去。衆神靈依然赤手，孫大聖仍是空拳。妖魔得勝回身，叫：『小的們，搬石砌門，動土修造，從新整理房廊，待齊備了，殺唐僧三衆來謝土，大家散福受用。』衆小妖領命維持不題。

却說那李天王帥衆回上高峯，火德怨哪吒性急，雷公怪天王放刁，惟水伯在旁無語。行者見他們面不斷觀，心有縈思，沒奈何，懷恨強歡，對衆笑道：「列位不須煩惱，自古道：『勝敗兵家之常。』我和他論武藝，也只如此；但只是他多了這個圈子，所以爲害，把我等兵器又套將去了。你且放心，待老孫再去查查他的脚色來也。」太子道：「你前啟奏玉帝查勘滿天世界，更無一點踪跡，如今却又何處去查？」

行者道：「我想起來，佛法無邊，如今且上西天問我佛如來，教他着慧眼觀看大地四洲，看這怪是那方生長，何處鄉貫住居，圈子是件甚麼寶貝。不管怎的，一定要拿他，與列位出氣，還汝等歡喜歸天。」衆神道：「既有此意，快去快去！」好行者，說聲去，就縱筋斗雲，早至靈山，落下祥光，四方觀看，好去處——

靈峯疎傑，巖隙清佳，仙岳頂巔，摩碧漢。西天瞻巨鎮，形勢壓中華。元氣流通天地，遠，威風飛徹滿臺花。時聞鐘磬音長，每聽經聲明朗。又見那青松之下，優婆講，翠柏之間，羅漢行。白鶴有情來鶩嶺，青鸞有意佇閑亭。玄猴對對擎仙果，壽鹿雙雙

獻紫英。幽鳥聲頻如訴語，奇花色絢不知名。回轡盤繞，真重顧，古道灣環處處平。

正是清虛靈秀地，莊嚴大覺佛家風。

那行者正然點看山景，忽聽得有人叫道：『孫悟空，從那裏來？往何處去？』急回頭看，原來是比邱尼尊者。大聖作禮道：『正有一事，欲見如來。』比邱尼道：『你這個頑皮，既然要見如來，怎麼不登寶剎，且在這裏看山？』行者道：『初來貴地，故此大膽。』比邱尼道：『你快跟我來也。』這行者緊隨至雷音寺山門下，又見那八大金剛，雄糾糾的，兩邊攔住。比邱尼道：『悟空，暫候片時，等我與你奏上去來。』行者只得住立門外。那比邱尼至佛前合掌道：『孫悟空有事，要見如來。』如來傳旨，令入金剛纒閃路放行。

行者低頭禮拜畢，如來問道：『悟空，前聞得觀音尊者解脫汝身，皈依釋教，保唐僧來此求經，你怎麼獨自到此有何事故？』行者頓首道：『上告我佛，弟子自秉迦持，與唐朝師父西來，行至金嶼山金嶼洞，遇着一個惡魔頭，名喚兇大王，神通廣大，把師父與師弟等攝入洞中，弟子向伊求取，沒好意，兩家比迭，被他將一個白森森的圈子，搶了我的鐵棒。我恐他是天將

思凡，急上界查勘不出。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援，又被他搶了太子的六般兵器，及請火德星君放火燒他，又被他將火具搶去。又請水德星君放水淹他，一毫又淹他不着。弟子費若干精神氣力，將那鐵棒等物偷出，復去索戰，又被他將前物依然套去。無法收降，因此特告我佛。望垂慈與弟子看看，果然是何物出身，我好去拿他家屬四鄰，擒此魔頭，救我師父，合拱虔誠，拜求正果。」

如來聽說，將慧眼遙觀，早已知識，對行者道：「那怪物我雖知之，但不可與你說。你這猴兒口廠，一傳道是我說他，他就不與你鬪，定要囑上靈山，反遺禍於我也。我這裏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罷。」行者再拜稱謝道：「如來助我甚麼法力？」如來即令十八尊羅漢開寶庫取十粒「金丹砂」與悟空助力。行者道：「金丹砂却如何？」如來道：「你去洞外，叫那妖魔比試，演他出來，却教羅漢放砂，陷住他，使他動不得身，拔不得腳，憑你揪打便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妙妙妙！趁早去來！」那羅漢不敢遲延，即取金丹砂出門。行者又謝了如來，一路查看，止有十六尊羅漢，行者嚷道：「這是那個去處，却賣放人衆！」羅漢道：「那個賣放？」行者道：「原

差十八尊，今怎麼只得十六尊？」

說不了，裏邊走出降龍伏虎二尊，上前道：「悟空，怎麼就這等放刁？我兩個在後聽如來吩咐話的。」行者道：「忒賣法忒賣法！我要若壞遲了些兒，你敢就不出來了。」衆羅漢笑呵呵，駕起祥雲。

不多時，到了金峴山界。那李天王見了，帥衆相迎，備言前事。羅漢道：「不必絮繁，快去叫他出來。」這大聖捻着拳頭，來於洞口，罵道：「膽潑怪物，快出來與你孫外公見個上下！」那小妖又飛跑去報。魔王怒道：「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猖獗也！」小妖道：「更無甚將，止他一人。」魔王道：「那根棒子已被我收來，怎麼却又一人到此？敢是又要走拳？」隨帶了寶貝，綽鎗在手，叫小妖搬開石塊，跳出門來，罵道：「賊猴！你幾番家不得便宜，就該迴避，如何又來吆喝？」行者道：「這潑魔不識好歹！若要你外公不來，除非你服了降，陪了禮，送我師父，師弟，我就饒你！」那怪道：「你那三個和尚已被我洗淨了，不久便要宰殺，你還不識起倒去了罷！」

行者聽說「宰殺」二字，挖蹬蹬，腮邊火發；按不住心頭之怒，丟了架子，輪着拳，斜行拘步，望妖魔使個掛面。那怪展長鎗，劈手相迎。行者左跳右跳，哄那妖魔。妖魔不知是計，趕離洞口南來。行者即招呼羅漢把「金丹砂」望妖魔一齊拋下。好砂！正是那——

似霧如煙初散漫，紛紛瀉下天涯。白茫茫，到處迷人眼；昏漠漠，飛時找路差。打柴的樵子失了伴，採藥的仙童不見家。細細輕飄如麥麵，粗粗翻復似芝麻。世界朦朧山頂暗，長空迷沒太陽遮。不比鷲，塵隨駿馬，難言輕軟襯香車。此砂本是無情物，蓋地遮天把怪拿。只爲妖魔侵正道，阿羅奉法逞豪華。手中有明珠，等時刮得眼生花。

那妖魔見飛砂迷目，把頭低了一低，足下就有三尺餘深；慌得他將身一縱，跳在浮上一層，未曾立得穩，須臾又有一尺餘深。那怪急了，拔出腳來，即忙取圈子，往上一撇，叫聲「着」！唰的一下，把十八粒金丹砂又盡套去，拽回步，竟歸本洞。那羅漢一個個空手停雲。行者近前問道：「衆羅漢，怎麼不下砂了？」羅漢道：「適纔響了一聲，金丹砂就不見矣。」行者笑道：



「又是那話兒套將去了。」天王等衆道：「這般難伏啊，却怎麼捉得他，何日歸天，何顏見帝也。」

旁有降龍伏虎二羅漢對行者道：「悟空，你曉得我兩個出門遲滯，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只怪你躲避不來，却不知有甚話說。」羅漢道：「如來吩咐我兩個說：『那妖魔神通廣大，如失了金丹砂，就教孫悟空上離恨天兜率宮太上老君處尋他的踪跡，庶幾可一鼓而擒也。』」行者聞言道：「可恨！可恨！如來却也閃賺老孫，當時就該對我說了，却不免教汝等遠涉？」李天道：「既是如來有此明示，大聖就當早起。」

好行者，說聲去，就縱一道筋斗雲，直入南天門裏。時有四大元帥，擎拳拱手道：「擒怪事如何？」行者且行且答道：「未哩！未哩！如今有處尋根去也。」四將不敢留阻，讓他進了天門。不上靈霄殿，不入斗牛宮，竟至三十三天之外離恨天兜率宮前，見兩仙童侍立，他也不通姓名，一直竟走，慌得兩童扯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往何處去？」行者纔說：「我是齊天大聖，欲尋李老君哩。」仙童道：「你怎這樣粗魯？且住下，讓我們通報。」

行者那容分說，喝了一聲，往裏竟走。忽見老君自內而出，撞個滿懷。行者躬身唱個喏道：

「老官，一向少看。」老君笑道：「這猴兒不去取經，却來我處何幹？」行者道：「取經取經，晝夜無停；有些阻礙，到此行行。」老君道：「西天路阻，與我何干？」行者道：「西天西天，你且休言；尋着踪跡，與你纏纏。」老君道：「我這裏乃是無上仙宮，有甚踪跡可尋？」

行者入裏，眼不轉睛，東張西看。走過幾層廊宇，忽見那牛欄邊一個童兒盹睡，青牛不在欄中。行者道：「老官，走了牛也！走了牛也！」老君大驚道：「這孽畜幾時走了？」

正嚷間，那童兒方醒，跪於當面道：「爺爺，弟子睡着，不知是幾時走的。」老君罵道：「你這厮如河盹睡？」童兒叩頭道：「弟子在丹房裏拾得一粒丹，當時吃了，就在此睡着。」老君道：「想是前日煉的「七返火丹」，吊了一粒，被這厮拾吃了。那丹吃一粒，該睡七日哩。那孽畜因你睡着，無人看管，遂乘機走下界去，今亦是七日矣。」即查可曾偷甚寶貝。行者道：「無甚寶貝，只見他有一個圈子，甚是利害。」

老君急查看時，諸般俱在，止不見了「金鋼琢」。老君道：「這孽畜偷了我「金鋼琢」。」

去了！行者道：『原來是這件寶貝！當時打着老孫的是他，如今在下界張狂，不知套了我等多少物件！』老君道：『這孽畜在甚地方？』行者道：『現住金嶼山金嶼洞，他捉了我唐僧進去，搶了我金箍棒，請天兵相助，又搶了太子的神兵，及請火德星君，又搶了他的火具，惟水伯雖不能澆死他，倒還不會搶他物件，至請如來着羅漢下砂，又將「金丹砂」搶去，似你這老官，縱放怪物，搶奪傷人，該當何罪？』老君道：『我那「金鋼琢」乃是我過函關化胡之器，自幼煉成之寶，憑你甚麼兵器水火，俱莫能近他。——若偷去我的「芭蕉扇兒」，連我也不能奈他何矣。』

大聖纔歡歡喜喜，隨着老君。老君執了芭蕉扇，駕着祥雲同行，出了仙宮，南天門外，低下雲頭，竟至金嶼山界，見了十八尊羅漢、雷公、水伯、火德、李天王父子，備言前事一遍。老君道：『孫悟空還去誘他出來，我好收他。』這行者跳下峯頭，又高聲罵道：『脂潑孽畜，趁早出來受死！』那小妖又去報知。老魔道：『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也。』急綽鎗帶寶，迎出門來。行者罵道：『你這潑魔，今番坐定是死了！不要走！吃吾一掌！』急縱身跳個滿懷，劈臉打了一個耳

括子，回頭就跑。那魔輪鎗就趕，只聽得高峯上叫道：『那牛兒還不歸家，更待何日？』那魔抬頭，看見是太上老君，就說得心驚胆戰，道：『這賊猴真個是個地裏鬼，却怎麼就訪得我的主公來也？』

老君念個咒語，將扇子搨了一下，那怪將圈子丟來，被老君一把接住；又一搨，那怪物力軟筋麻，現了本相，原來是一隻青牛。老君將「金鋼琢」吹口仙氣，穿了那怪的鼻子，解下勒袍帶，繫於琢上，牽在手中。至今留下個拴牛鼻的拘兒，又名「賓郎」，職此之謂。

老君辭了衆神，跨上青牛背上，駕彩雲，竟歸兜率院；縛妖怪，高昇離恨天。孫大聖纔同天王等衆打入洞裏，把那百十個小妖盡皆打死，各取兵器，謝了天王父子回天，雷公入府，火德歸宮，水伯回河，羅漢向西；然後纔解放唐僧，八戒，沙僧，拿了鐵棒。他三人又謝了行者，收拾馬匹行裝，師徒們離洞，找大路方走。正走間，只聽得路旁叫：『唐聖僧，吃了齋飯去。』那長老心驚。

畢竟不知是甚麼人叫喚，且聽下回分解。